

人民日报

REN MIN RI BAO

1948年6月15日创刊
第6503号

今日要目

讲话

第三版

第一版

向“山鹰之国”的英雄人民致敬
谢胡同志率党政代表团抵京受到百万人夹道欢迎
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盛宴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
我和国家领导人会见阿尔巴尼亚贵宾，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同谢胡同志举行会谈

南越巴地省军民半月歼灭美军一千

本报评论员：支持柬埔寨王国的正义立场

第四版

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画刊）

第二版

第五、六版

刘少奇同志和谢胡同志在宴会上的

史织宾：评吴晗的《投枪集》

1966年4月

29

星期五

夏历丙午年闰三月初九

立夏：公历5月6日

夏历丙午三月十六

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晴 偏北 二—四级

夜间晴 偏北 二—四级

温度 最高摄氏23度

最低摄氏10度

今日北京开印时间7时13分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伟大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谢胡同志率党政代表团抵京受到百万人夹道欢迎 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盛宴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

刘少奇同志强调说，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已经堕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有坚决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才能胜利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谢胡同志强调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已经变成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当前全世界所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头等历史任务，就是在任何时刻都不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分割开。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北京今天有上百万人以空前盛大的规模，隆重、热烈地欢迎来自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前线的阿尔巴尼亚同志。

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北京。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贵宾。

同机到达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员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希斯尼·卡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阿中友好协会主席阿卜杜勒·凯莱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外交部次长奈斯蒂·纳赛，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瓦西里·纳塔奈利，以及其他随行人员。

阿尔巴尼亚贵宾的到达，给首都带来了节日般的欢乐气氛。今天，首都机场上传扬着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国旗，挂着巨幅欢迎标语，彩旗迎风招展，许多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坚决反对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坚决彻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十一时，专机在机场降落。在一片欢呼声中，谢胡同志和卡博同志等走下飞机，同迎上前来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热烈拥抱。欢迎群众敲锣打鼓，热烈地高呼口号：“中阿两国伟大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毛主席万岁！”“恩维尔·霍查同志万岁！”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贺龙、谭震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雪峰，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林枫、刘宁一、张治中、周建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徐冰、高崇民、傅作义、沈雁冰、卢德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

李宗仁先生也到机场欢迎。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军乐队奏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国歌。谢胡主席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三军健儿齐声高呼：“谢胡主席，您好！”谢胡主席热情地向战士们招手致意。随后一群少先队员向谢胡主席及全体贵宾献花。

谢胡、卡博等同志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陪同下绕机场一周，同首都各界数千群众见面。这时，人们挥舞着花束、彩带和中阿两国国旗，欢呼跳跃，一片欢腾。许多女青年从欢迎行列中跑出来向谢胡等同志献花。一群男女民兵在机场上列队向贵宾们持枪敬礼，谢胡同志走进民兵行列，同他们挽着手臂合影留念。当谢胡同志会见阿尔巴尼亚在中国的专家、留学生、实习生时，这些阿尔巴尼亚同志跳着激动地高呼口号，并向自己的领导人献了鲜花。谢胡等同志还会见了欢迎行列中的许多外国专家。一些拉丁美洲的专家高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拉丁美洲人向具有大无畏革命精神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致敬！”

随后，谢胡、卡博、凯莱齐和纳赛等同志，分别由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同志陪同，乘车离开机场前往市区。他们在途中经过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和东郊工厂区时，公社社员和工厂职工们举着彩旗和横幅标语，聚集在公路两旁，敲着锣鼓，向谢胡主席表示他们最热烈的欢迎之意。（下转第二版）

据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和他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宴会。

刘少奇主席和谢胡同志在宴会上的讲话（全文见第二版），热烈地称颂了中阿两党、两国和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

刘少奇主席在讲话中赞扬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原则的伟大人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正确政党。

刘主席在谈到世界革命人民反帝、反修的大好形势时强调说，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已经堕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美帝国主义的帮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有坚决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才能胜利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说，社会主义必兴，帝国主义必亡，马克思列宁主义必成战胜现代修正主义，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

谢胡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前列，中国共产党站在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前列，这是人类未来的幸运。

谢胡主席指出，阿中友好是我们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以苏联现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的最高表现。现代修正主义者已经变成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天然的同盟者，他们在充当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背叛的不光彩的角色时，把主要打击矛头集中指向社会主义的主要堡垒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他强调说，当前全世界所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头等历史任务，就是在任何时刻都不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分割开。

盛大的宴会在大人民大会堂举行。今晚人民大会堂内

外灯火辉煌，呈现一片欢乐的节日景象。八时许，谢胡同志和卡博、凯莱齐、纳赛、纳塔奈利等同志，由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陪同走进宴会大厅。中外来宾热烈鼓掌，乐队奏乐欢迎。

刘少奇主席和谢胡主席先后在宴会上讲话。他们的讲话，在宴会厅里激起一阵阵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们讲话以后，乐队分别奏中阿两国国歌。

今晚，同阿尔巴尼亚同志在宴会上欢聚的，还有陈毅、李富春、贺龙、谭震林、薄一波、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杨明轩、林枫、刘宁一、张治中、周建人等领导人，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徐冰、高崇民、傅作义、沈雁冰、卢德训、杨秀峰、张鼎丞。

李宗仁先生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共中央部门、外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廖承志、刘晓、伍修权、章汉夫、张宗逊、孔原、王炳南、王新亭，中阿友好协会会长蒋南翔，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以及政府其他部门、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同志，在北京的阿尔巴尼亚专家、实习生和留学生，应邀出席了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首都群众在北京机场上挥舞中阿两国国旗和花束，热烈欢迎谢胡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其他贵宾。新华社记者 刘少山摄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会见谢胡同志（前左七）和他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委员。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我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阿尔巴尼亚贵宾 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同谢胡同志举行会谈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今天下午会见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和他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

参加会见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成员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希斯尼·卡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阿中友好协会主席阿卜杜勒·凯莱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奈斯蒂·纳赛，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瓦西里·纳塔奈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国际部长皮罗·比塔。

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贺龙、谭震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中共中央委员叶剑英、刘晓、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许建国等。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今天下午举行了会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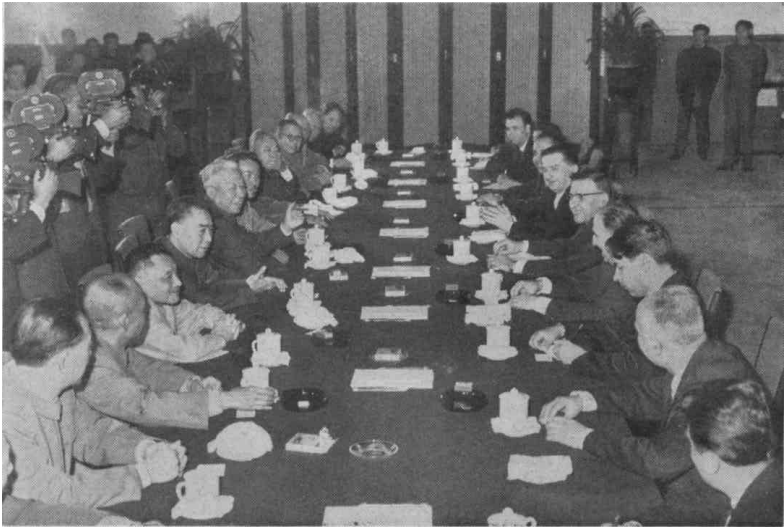
会谈是在同志式的极为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谭震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中共中央委员叶剑英、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许建国等。

阿尔巴尼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希斯尼·卡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阿中友好协会主席阿卜杜勒·凯莱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奈斯蒂·纳赛，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瓦西里·纳塔奈利，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国际部长皮罗·比塔。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在机场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同志。
新华社记者 张 彬摄



四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举行了会谈。图为会谈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谢胡主席由周恩来总理陪同乘敞篷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受到首都群众的夹道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袁 苓摄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四月二十八日晚举行盛大宴会，欢迎由谢胡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人员。刘少奇主席和谢胡主席等步入宴会厅。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谢胡同志（前排右五）、卡博同志（前排右九）、凯莱齐同志（前排左四）、纳赛同志（前排左三）、纳塔奈利同志（左一）和我国领导人在机场同上首都女民兵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张 彬摄

首都人民热烈欢迎来自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前线的阿尔巴尼亚同志和战友。
新华社记者 张 彬摄



新华社记者 张 彬摄

新华社记者 吴元柳摄

谢胡主席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穿着民族服装的首都群众在谢胡同志的巨幅画像下欢乐歌舞，热情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
新华社记者 吴元柳摄





第一四二期

评吴晗的《投枪集》

史绍宾

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月，吴晗在《海瑞皇帝》发表的同时，又把他在四十年代写的杂文编成《投枪集》出版。

吴晗为什么选择用这个名字呢？他在《前言》里说：“我们当年的确这样想过，这样说过，这样骂过，这样斗争过，这样历史，是值得回忆的，也还是值得年青的一代参看的。”在《海瑞皇帝》里，他颂扬海瑞那种敢“骂”的勇敢精神；在这里，他又毛遂自荐，要人们“回忆”、“参看”他“骂过”、“斗争过”的“光荣历史”，并且把这种“骂”的精神点化为自己的一杆“枪”，然后宣称：“有枪总得使，怎么办？放不得，投它一下如何，管它三七二十一，要是投中了，也会有点响的，……”于是，他就把这篇杂文和吴晗在一九五九年大吹大擂的海瑞“骂”皇帝的《治安疏》对比，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巧合”。

一个政治骗局

吴晗长期以来吹嘘自己四十年代所谓“革命”的“历史”，这是他招摇撞骗，反党反人民的主要政治资本。

其实，他所炫耀的“革命”历史，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从解放以来，吴晗就着手伪造自己四十年代的历史。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为了适应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他对自己历史的捏造，也逐步“升级”，一连串神话越编越高。到了现在，吴晗竟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民主革命时代的“英雄”。

让我们来排一个吴晗伪造历史的时间表：

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写了《我的治学与思想是怎样进步的？》①，里面有一段最值得玩味的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成年成月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教书的时候因为讨厌国民党腐败，不愿参加政治活动，自己专攻于学术研究，一九三七年昆明时，仍然抱这种态度。但自一九四〇年来因国民党政治愈来愈坏，湘桂战役一败涂地，加上恶毒通货膨胀，自己生活也跟着一般人一天穷下去，于是对于国民党由讨厌到痛恨。”

话说得多么漂亮，三十年来“讨厌”国民党，四十年代以来又由“讨厌”到“痛恨”。

但是，事实证明，吴晗在三十年代“专心于学术研究”，并不是什么“讨厌国民党”的表现，而是忠实执行胡适为国民党效劳的“科学客观”反动路线的结果。

不过，同解放，吴晗伪造历史的胆子还不象后来那么大，还多多少少透露了一点真实的消息。比如说，他对国民党态度的某些转变，主要是因为在湘桂战役失败，即一九四四年以后；原因则在于，“生活也跟着一般人一天穷下去”，不能再保持和“一般人”不同，不能再“养尊处优”了。这时，他还不敢大肆渲染他同国民党究竟怎样“痛恨”。

到了一九五〇年一月，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②中，就升了一大级。他说：

在反动方面说，十年来是跟着进步力量走的，在紧要关头还是有过觉悟自己……

从此，他就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为了革命“没有吝惜过自己”的“英雄”。而且在大言不惭地说：“我和多……怎样怎样，把自己和闻一多相提并论，从烈士身上捞取政治资本。”

一九五七年七月，吴晗在《投枪集》写的《前言》里面，更升一级，硬把自己挤进闻一多、李公朴这些革命烈士的行列中去，说当时自己写的文章，刺痛了国民党，“要不了，怎么会连李公朴闻一多这样的人也乱杀？”

“我们质问吴晗：闻一多、李公朴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英勇牺牲的时候，你在哪里？干了些什么？”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屈服。”③而你说：“你要和闻一多一起留下来，你却坐上车，丢奔自己的‘修德馆’了。这叫做‘在紧要关头，也有过觉悟自己’吗？这样的吴晗，竟然把自己与革命烈士排在一起，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

到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吴晗为了抵制批评，进行反政，在《关于〈海瑞皇帝〉的自我评价》中，④把把皮吹到了极点，公然说自己是“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这样，一个进行政治投机，流氓身一变，竟然成了二十多年来站稳了立场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

在上述一连串伪造历史的记录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吴晗在一九五九年发表《海瑞皇帝》的同时出版的《投枪集》。《投枪集》的几十篇杂文，集中着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进攻，把它的枪头对准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把这几十篇杂文，原貌和盘托出，就会揭露出多年伪装的进步面目。又要“投枪”，又要粉饰自己的历史，“怎么办”？于是，吴晗冥思苦想，“想了个把月”，精心制造了一个政治骗局。

骗局之一：吴晗说，“重温这些文章，大体上都是骂国民党的话。”他那么说，是全国党徒们的怀疑，闻人不去怀疑他的真实性。不仅如此，说穿了，这是要用骂国民党的话，来骂共产党，骂无产阶级专政。

骗局之二：吴晗说，“在当时情况下，行文时只能国民党和共产党并列，虽然语气有不同，中心论点有所不同，但在提法上，只能这样说，不是这样发表不了。”由于申明有若反共当调，要让人们一点不怀疑是不可能的，吴晗又辞掉了“当时”的情况。这就是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并列》，乃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吴晗说，是因为“只能这样说，不这样发表不了。”为了能够骂国民党，不得不让共产党陪罪！其责在于环境，并不在他！吴晗用这种手法把他在当年骂共产党的话公然重新拿出来，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是什么？

骗局之三：吴晗说，“收在这集子里的文章，除个别地方文字上稍加改动以外，其余一篇作清朝之文——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吴晗这么讲，这是他在最后的一根棍，是一种政治投机的手段。他以为，既然作了这样的手脚，别人就不会想到他自称尊重“历史事实”的“学者”竟会上下其手，“作伪舞弊”，从文章里去挖出不得天日的反动东西！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投枪集》和原来发表的文章对照，有许多重大的修改，改掉了许多露骨的反共、反革命的东西，绝不只是“清朝”改为“清朝”之类的个别改动，更不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吴晗究竟怎样篡改原文，其中大有奥秘，我们不便细讲，作了个校勘表，附于篇后，也算是“奇文共赏”吧！

骗局下面掩掩，谎言掩盖不住事实。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投枪集》的画皮，看看吴晗的本来面目。

吴晗向国民党三上“治安疏”

《投枪集》没有收入一九四三年以前的文章，这不是偶然的。吴晗自己也得，一九四三年以前，他对国民党死心塌地，一点“火药”、“脾气”都没有，拿不出攻击性的“国民党罪状”的东西来。吴晗在书中不骂到骂，所谓“骂”又是怎样性质的骂，

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写的《说士》、《论贪污》、《三百年的历史教训》三篇文章，勾画出了他的思想。

一九四三年，吴晗在国民党官方报纸《云南日报》上发表《论贪污》一文。如果我们把这篇文章和吴晗在一九五九年大吹大擂的海瑞“骂”皇帝的《治安疏》对比，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巧合”。

海瑞在《治安疏》里列举当时“不治不安”的情况是：“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旱座时，盗贼滋炽”。吴晗则说当时“内政不修”的现象是：“政出多门，机构冗繁，征募繁苛，法令彰彰，宠用非人，民困无告，货币未流，盗贼横行，水旱为灾等等”，“而最普遍最传统的一个现象是贪污。”

海瑞向嘉靖皇帝表白，他在《治安疏》的目的是为明王朝“求万世治安”。吴晗则向蒋介石集团表白，他所以写《论贪污》，是为了“翻翻账，看看历代覆亡之原，再针对现状，找出对症的药石，也许可以对抗建大业有些小补”，亦即帮助蒋介石总结统治的经验教训，使他避免“覆亡”。

当然，海瑞是四百年前的一个封建官僚，他向嘉靖皇帝提出的方案只能是“正君道，明臣职”，说来说去还是维持封建统治那一套；而现代的吴晗为蒋介石设计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蓝图，却是“把‘人’从家庭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从国家政治生活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换句话说，吴晗是希望蒋介石修改内政，实行一些社会性质的改革，求得蒋家王朝的“万世治安”，自己也好“爬在桌子底下啃骨头”。这是现代化的海瑞的“正君道，明臣职”。

在《说士》这篇文章里，吴晗论证了“吏贪”以及春秋、下迄近代，反复说明“士”（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重要作用。他说，士对“上层的贵族阶级来说，是维持统治的唯一动力，王、诸侯、大夫如不能得到士的支持，不但政权立刻崩溃，连身家也不能保全。”他代表一部分想从蒋家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当时“上层的贵族阶级”——蒋介石集团呼吁：“要提高士的社会地位”，并且说，“这是全国所有全力以赴的课题。”这是吴晗向蒋介石上的第二个“治安疏”。

但是，蒋介石这个头头大蛇，连一片小小的“民主自由”也不想要，对吴晗的这个“治安疏”并不欣赏。吴晗的物质生活也每况愈下，教书的“身分”已经没有了，和“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吴晗已经有了死心。一有机会，就要向蒋介石献策，希望得到重用。一九四六年四月，他三上“治安疏”，又在国民党官方报纸《正义报》上抛出了他的《三百年的历史教训》。

这篇文章开头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三百年前，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念。”结尾又说：“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吴晗翻来复去强调这一点，生怕蒋介石忽略了这篇策文的“现实”意义。

吴晗是怎样用“历史教训现实”的呢？

他借分析明末形变的题目，影射当时的现实：“国土一部分沦于流寇，一部分被异族异种所蹂躏。”为了加强暗示，他反复说“寇盗横暴肆虐”，“寇盗志力恣意播弄”等等。很明显，吴晗是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等同起来，说什么国土沦于“流寇”和异族。他要蒋介石接受的，就是所谓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就是“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却按兵不动，……他不肯用全力来消灭流寇，却用全力来扩充队伍”。要蒋介石指挥那些“按兵不动”的左良玉们，用“全力来消灭”被吴晗称为“流寇”的八路军、新四军。

《说士》、《论贪污》、《三百年的历史教训》这三篇“治安疏”，集中反映了吴晗当时的政治立场。吴晗的老朋友周子同先生说他吴晗是“清官”，确实是很有道理的，确实是深知吴晗的，吴晗确实是蒋介石的“清官”。

第三条道路的狂热鼓吹者

一九五〇年，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自我吹嘘，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以为共产党是对的，好的，中国的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⑤这就是说，当时他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政治主张。

在《投枪集》中，收进了他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写的《论中立》一文，里面五处提到：“中间路线是没有的！”“中间路线是没有的。”“绝对对不上在中间。”“绝对没有中间路线。”“没有中间路线这个名词。”

你看，当年的吴晗是多么革命，多么进步，多么坚定，多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对中间路线是多么深恶痛绝，连这个名词都要坚决消灭！

当年上，这是第三条大道！

当前的吴晗是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最狂热的鼓吹者。正是他自己，以所谓既不属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而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间阶层”的代表自居，标榜中间路线，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政治路线。

上面提到的五处反对中间路线的话，都是他“作伪舞弊”，在解放后的一九五九年，偷偷地偷上去的。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贼喊捉贼，贼喊捉贼！

早在一九四三年，在给蒋介石上的第一个“治安疏”——《论贪污》中，他就提出了最根本的政治主张：“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亦即把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改变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说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上，这就是巩固封建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这就是吴晗二十多年来一贯追求的理。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针锋相对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个前途：一个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的民主主义的国家，一个是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吴晗等人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妄想充当“中间派的调人”、“相对的力量”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进行政治投机，大捞一把。

旧政协签字以后，吴晗喜极狂，说什么“远东的天，透露一缕晨曦，中国新生了。”他以为国民党既然“承认”了各个阶级的法律地位，今后就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运用主义来求和平，争取人民的信任，走上多党合作的常轨了。”吴晗是想用他的美国货，在“平等的地位”上和共产党竞争。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炮声，使吴晗“中间派的调人”做不成了，于是，他就企图建立一种“新基础”。什么是他所说的“新基础”呢？据说，它是“超出党派利益”，“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超出国民党，又超出共产党的利益。它的力量是，是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间阶层”。吴晗所谓的“卓越的民主士”就是他们的代表。吴晗宣布，它是“中国前进的引导者”。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所谓广大人民的利益，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只有吴晗之流的所谓“卓越的民主士”，才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前进的引导者”，所以他就狂妄地叫嚷：“力量本身是天生平等，决定一切，执行一切”！请看，吴晗鼓吹第三条道路，鼓吹中间路线，鼓吹建立中间力量，达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吴晗虽然在仅隔三年多以后的一九五〇年，说他自己早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这种撒谎的话，至今令人吃惊！

第三条道路实质上就是出卖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软弱，拿不出自己的东西来骗人。他们为了反对这条道路，只好向西方搬取教条，极力宣扬美、式的“民主”。吴晗也只好。

吴晗吹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说，实在太多，只举一例，以见一斑。

一九四六年七月，他在《论法统》一文中，鼓吹学美国“民主”的“榜样”说：“以美国、英国的现实政治作准，罗斯福总统连任了四次，每次都是公开的合法的选举方法——这是美国、英国所没有的，是第一次，他们由政党政治，尤其重

要的是过去几度总统的选举，来要求选民的选票，和另一政党竞选。结果，选民果然选择了他们。罗斯福先生和他的党竞选民选的取得政权，而且继续当政多年。……”

是的，我们得学学美国人民的民主方式，美国的政府是全世界公认合法的政府，因为政府是由美国人民选举出来的。⑥

吴晗对美国的“民主”，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完全抹煞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质，把民主描绘成一个“全民国家”。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⑦不管是罗斯福也好，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也好，他们都是丘之族，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对人民实行行政的工具。

吴晗提出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相对抗的。

他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是完全适应美国帝国主义需要的。吴晗和他的恩师胡适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洋奴。

一九四六年一月，正当美国帝国主义用强大力量运输和装备国民党军队，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的时候，吴晗和费光旦、费孝通等人，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卢森堡说：“我们在欢迎您的时候，心里又充满着惋惜。中国人民怎么不知道现在起的时候，责任是全部应当由我们自己负担的？……我们已尽力量彼此冲突的双方停止和平，停止内战，……我们惋惜自己不能把我们的服务向双方作清楚明白，有劳我们的好友的斡旋，我们也不会忘记你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我们并不袒护在野而有武力的共产党，我们也反对任何政党私有武力。”“我们愿同国际的友人，为了世界和平，不但要劝阻其互交，而且能有效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建设民意的助力。”“我们对于你们的服务不但感激而且有信心，……敬祝你们在历史上留下你们后世子孙永志不忘的伟绩。”

吴晗居然不取这种极端无耻、极端反动、见不得人、毫无民族气节的信收在《投枪集》里，但是，他的洋本性在这本集子里暴露了出来。

收在《投枪集》里的《告赫尔利将军》的原文中，公然把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美国侵略军称为“民主士”！

一九四六年六月，吴晗为了讨好美国主义，居然恬不知耻地说：“只有和平民主繁荣的中国，才能够成为美国所需要的市场。”同年八月，他又向美国主义献策，要他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播撒粮种，多洒一点救济粉，说什么“维持中国门户开放的最好基础是繁荣的国土，相互的尊重和合作是两国人民间利益的条件，……中国的门户是永远向着真诚友人的。”⑧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六年曾经指出：“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中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其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主义。”⑨（吴晗正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全心全意为美国帝国主义效劳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

反共的老手

吴晗不仅从胡适那里继承了她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路线，也继承了她的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思想。

一九三四年，正是反共开始的时候，也正是胡适在报纸上大力向青年推荐吴晗那个时候，吴晗写了《晓明“流寇”之社会背景》，向蒋介石集团献策，用以经济封锁的办法来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的农民武装——红军。

一九四二年，吴晗发表《中国命运》，叫嚷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同时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吴晗在这时写了一篇《明太祖》（又名《借债谈到皇权》，是《朱元皇帝》的第一个版本），向蒋介石集团求取反动的政治“经济”：“统一一切朝制”，“统一后来的事实”，“统一明太祖的先见，红军在西北的余党并没有完全消灭，过了四十多年又四起叛乱。”虽然都被政府武力剿平，但是“明太祖”这个“历史”的教训，吴晗在《明太祖》中，吴晗的吴晗写的《明太祖》，实际上是向蒋介石上的一个新“平叛策”，妄图消灭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解放战争初期，谁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是当时一个根本的阶级问题。吴晗却回避这个问题，吴晗还是说革命是“真反共”还是“假反共”，是“真反共”还是“假反共”，实际上是向蒋介石上的一个新“平叛策”，妄图消灭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解放战争初期，谁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是当时一个根本的阶级问题。吴晗却回避这个问题，吴晗还是说革命是“真反共”还是“假反共”，是“真反共”还是“假反共”，实际上是向蒋介石上的一个新“平叛策”，妄图消灭人民革命的力量。

他说：“目前军事上的症结在于国民党要共产党退出若干地区，共产党呢，表示有些地区可以撤出军队，政治机构则保留不，国民党呢，表示超超超，不能保留，左说不说，右说不说，只好打再说。”就是说，内战打起来，国民党固然有责任，共产党也有责任，共产党让共产党让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内战就打起来了。

一个只有共产党、小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反共，狂妄地以“人民”的代表自居，反对人民革命战争。他说：“人民对于党无兴趣，对于以兵力解决斗争则毫无反应。”他煽动“人民不参加，不支持内战，要全体人民起来消灭内战的内战。”他公开叫嚣：“在这块大好河山的土地，所有内战的兵都放下枪，这一瞬间，中华民族走上光荣和平的康庄大道！”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反对共产党只能手打共产党，吴晗在发动内战的时候，吴晗反对共产党进行革命自卫战争的目的，任何一点站在人民方面的，只应该全力支持人民的革命战争。而吴晗却要“所有的士兵都放下枪，解散所有的反动运动。”⑩胡适为了反对“一九二九”运动，说什么“在这个大难里，一切听到的口头语言固然都是空虚无聊，就是在适当时候的一声抗议也多少会临时补漏救弊而已。”⑪

吴晗在当年忠实地执行了胡适的反动路线，这个时候，为了替蒋介石效劳，又搬出这一套毒害人民群众。

一九四六年八月，他在《怎么办》一文中，要蒋介石抛点小恩小惠，做点“好事”，欺骗人民，挽救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他说：“我要以人民的好事，奉劝国民党当局，趁今天还在位的时期，多做一件好事，即刻做，做了再说；做了不说不好，仇者善，善者恶，为善者，人民的满足是不费事的。……我敢保证，人民也会感谢，你们只能感谢到这些，完全无私的做到，是不忍人民站在你们这一边的。”⑫

吴晗怀着忧心忡忡的心情，为国民党“前途计”，说什么“国内战的唯一后果是……逃难问题，为渊驱鱼，造成共产党的更大、国内的更没落，也是划算不来的。”⑬他又说：“不能再打了！”“只有这样，才能中国人之间的，也是国民党之福。”⑭这些材料已经足够说明，吴晗的所谓反共是害怕共产党打更大，国民党打更大，吴晗最怕的是共产党打更大。

说到这里，吴晗又曾解释，我不是在一九四九年就解放区去了吗？

问题不在于到解放区去了没有。许多曾经登上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们，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前进发展，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逐步有所认识，对共产党的党的

看法，也有所改变。对于他们的进步，人民从来是欢迎的。但是，吴晗和这些人完全相反。他是一个善观风色、见风转舵的投机政客。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已经在望，这时候，他和罗隆基勾勾搭搭，想以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身份，干政治投机买卖，同我们党讨价还价。他虽然自称了解解放，但还死抱住他的资产阶级政治野心不放。这位自称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间阶层”的代表，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并不心甘情愿，他进了解放区以后，“看见了‘毛主席万岁’”这些口号，心里有点不习惯，总觉得有点不合“方方”这一套。⑮

吴晗就是混进革命阵营的叛徒而反革命的一个人物。

他在吴晗进入解放区以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已经指出，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法，他们“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力，破坏革命势力。……”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不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⑯吴晗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终于公开暴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共老手的真面目，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预见。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

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出谋划策，为美国帝国主义指引的第三条道路狂热宣传的三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黑暗，突然在一九五九年重新抛了出来，“旧恨新投”，这是为什么？必须从当时阶级斗争的背景上来考察这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的夏天，正是美国帝国主义策划、美国帝国主义复辟的两条道路尖锐斗争的时候，革命的群众，按照国际主义的方向，高举总路线的伟大红旗，坚持大跃进，坚持人民公社，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群众伟大的革命热情，使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力量惶惶无计。代表资本主义复辟力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利用自然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和我们某些前进中的缺点，猖狂向党发动进攻。在这场战斗中，隐藏在人民革命阵营中的右派，迫不及得地上升，充当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六月《海瑞皇帝》和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皇帝》，代表了吴晗反党反人民的两个阶段。

《投枪集》，出版在《海瑞皇帝》之后，《海瑞皇帝》之前。吴晗在紧张的“一骂”“二骂”之间，匆忙整理出版他的旧作，这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海瑞皇帝》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提供援助，《海瑞皇帝》是为被人民“要”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而出版在这群大毒草之间的《投枪集》，则是利用四十年代的内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供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政治纲领。这是用四十年代历史作借口，向党提出的一反革命的黑暗。

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吴晗为《投枪集》出版的“前言”里说，他的文章“都是有的放矢的”。这就是说，他出版《投枪集》，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有的放矢的。

什么“的”？“的”就是党的领导，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请看，这本书里的“枪”：

“和历史比较起来，‘家天下’变成‘党政府’，政府属于人民一党，财政寡头政权属于一党”⑰。

“我们不得不指出，从经济上，人民的要求是废止一党专政”⑱和“党和不分，更国分开，指出以党治国的招牌，……不但退出各级政府，也退出工厂，退出学校，退出铁路、邮局、银行、一切国家机构。”⑲“实行还政于民，政党不再直接统治国家。”⑳

“你们所喜欢的不好党专政，……你们人民是深恶痛绝的。在你们的立场，是‘民所不好不好’，我们人民呢，‘政府之所深恶’”。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在这场合上，还不显明吗？㉑

谁都知道，在国家与革命的问题上，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人民专政的斗争，就是反动的斗争，中国道路是没有的。吴晗的这些说，就是四十年代以来美国贩卖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政治，而在一九五九年，吴晗不加任何批判和说明，重新发表这些东西，而是利用它来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把它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用吴晗的话说，这叫“指桑骂槐”。

甚至吴晗把他过去直接骂共产党的话也照样搬出来了。什么“人民受害，结怨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什么“好战分子”，什么“共产党不代表人民利益，只代表‘党派利益’等等”，所有这些反动透顶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穷凶极恶。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在这里暴露无遗了。

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些反党反人民的右派站在什么立场上？吴晗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要推翻党的领导人民国家，企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他公然号召人们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自由世界”而革命。公然号召人们走美国道路。

“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

“我们得学学美国人民（注意：这些人是真的）的民主方式，美国的政府是全世界公认的合法政府，因为政府是由美国人民选举出来的。”⑳

“欧美一些国家人民所已经享受的正是我们今天所争取的，如思想言论身体出版发行等自由，如选举权，如议会政治。”㉑

吴晗所要做的就是这些货色，包庇吴晗的人，你们所要争取的，又是什么呢？

借四十年代的政治主张，提出一个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治纲领。这就是吴晗为什么要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出版他的《投枪集》的罪恶用心。这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

一切反动派都是错误的政治形势。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党和人民的力量。吴晗也不例外。一九五九年的夏天，中国的天空上出现了乌云，他就以为时机来到了，急忙忙地放出他那杆被压不住的黑暗，以毁灭党的语言，疯狂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疯狂地，万万没有想到，事情走向了他的反面，到头来，这杆黑暗枪恰恰打中了自己，正是这杆黑暗枪，戳穿了“民主斗士”的面皮，暴露了他媚美、仇共的黑暗心。

毒草不可斗，晒了晒而已。我们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吴晗的《投枪集》，希望人们，特别是年青的一代，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看一看混入革命阵营的反共知识分子，是怎样利用我们进步斗争的。这是一部值得读的反面教材，读了它，可以增长见识，提高同阶级敌人斗争的本领。

- ①《中国青年》一九四九年第八期。
- ②《中国青年》一九五〇年第三十七期。
- ③《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一四九页。
- ④《北京日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⑤《投枪集》第九五——一九六〇年，删去“全人类”三字。
- ⑥《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页。
- ⑦《投枪集》第二九页。
- ⑧《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五页。
- ⑨《论人民民主专政》上篇（原载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 ⑩《为青年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第一八二页。
- ⑪上海《周报》一九四六年第四十九、五十期。
- ⑫上海《周报》第四十三期。
- ⑬上海《周报》第四十三期。
- ⑭《我的治学与思想是怎样进步的？》，《中国青年》第八期。
- 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三七九页。
- ⑯《修改必须慎重》。《投枪集》第八七——八八页。
- ⑰《论大政府和大机构》。《投枪集》第八七、八八、九〇页。
- ⑱《不提倡腐败和不提倡官僚主义》。《投枪集》第八四页。
- ⑲《报纸与舆论》。《投枪集》第三四页。
- ⑳《论法统》。《投枪集》第一九六页。
- ㉑《论民主政治》。《民主周刊》（华北版）附件，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

附件

吴晗一九五九年编的《投枪集》是怎样“作伪舞弊”的？

吴晗在《投枪集》的前言中说，“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除个别地方文字上稍加改动以外，如满清一律改作清朝之类——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作伪舞弊，何苦呢，又何必呢！”“要动笔改，可难了，……要改全篇中心点，可不成。”总之是没有改，《投枪集》是按原来的面目出版的。

吴晗这些话，又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有些东西，吴晗确实没有改，不肯改，死抱不放，一直坚持到今天。这就是他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动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说它不对，是因为吴晗在撒谎。他为了更好地贩卖他那批资产阶级的黑货，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在编集《投枪集》时，“作伪舞弊”，有许多重大的修改。哪些不改，哪些改，怎样改，这里面大有文章。我们选择其中一部分，作了一个校勘表，有些地方略加按语，以资警告。

原文 《投枪集》文

“贪污的根绝，治本的办法应该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个人生活的独立，每一个人都为工作而生存，人与人之间无倚赖心。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

《论贪污》，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云南日报》。

《历史的镜子》，生活书店一九四六年版，第十五页。

按：原来的目的很清楚：要建立一资本主社会主义。这一改，资本主义的货色犹存，又点缀一些社会主义的词句，不伦不类，殊不知，这一来，正暴露他今天打起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继续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

“三百年前，当明思宗殉国以后，李自成西走，清人借吴三桂的向导，占领北平分兵南下，清人占领南京小朝廷领袖弘光帝，正在粉饰太平，……夜继以继日。他的父亲死于非命，元配离散不知下落，国丧殉国，国土一部分沦于流寇，一部分被异族兵威所蹂躏，……”

“三百年前，当南京小朝廷覆亡的前夕，清兵迫近江北，流寇纵横肆虐，民穷财尽，内外外交迫的时候，……”

“三百年前，当外族铁蹄纵横河朔，‘流寇’主力恣张晋豫，国破城人，不聊生的时候，拥兵数十万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却按兵不动，坐观兴亡。他看透了政局的混乱，只要自己能保全实力，舍出一二席席席席，自然会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在这个看法之下，他不肯用全力来消灭‘流寇’，用全力来扩充兵力。清兵也仰仗他全力对付‘流寇’，不肯调出来对付外族。”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一九四四年，昆明《正义报》、《新论衡》周刊第九期。

《历史的镜子》第九九一、一〇一。

按：从删去的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吴晗当年写这篇《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用“流寇”影射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替蒋介石出谋划策，用全力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吴晗反共、反革命的面目，跃然纸上。

“民主国家有一个特点，便是多党政治。在野的政党有堂堂正正批评政府的权利，同样地，在野党执政了，执政党的权利，同样保有这权利。彼此互相批评，互相责难，一方面有权提出以事实为根据的质问，被质问的也有义务提供解释的事实，是非曲直，取决于人民的舆论，舆论所表现的工具，最主要的报纸。”

“几十年来我们沐猴而冠，事事学人家，学得都有点样子，例如人家有政府，我们也有，人家有议会，我们也有，……所不同的是我们的政府是一元的，议会是一元的，……”

《报纸与舆论》，一九四五年。

《历史的镜子》第三十四三十五页。

按：吴晗是用这篇文字恶毒地攻击党的绝对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政府是一元的”这句话，实在太露骨了，为了黑货能够出笼，只好“忍痛割爱”。

“朱明政权的被消灭，被消灭于这政权和人民的对立。杀鸡取卵。”

“在整三百年前，北平的形式最紧张的时候，政府请勋贵大臣富贾巨商献金救国，……可是，结果，最著名的一个富豪出得最少，……人民虽然尽其所有报效国家，可惜的是他们早已破得干了的。”

“十七世纪前期的政府和人民的对立，政府包围，追逐‘流寇’，两个力量互相抵牾，给关外的新兴的建州部族以可乘之机，乘虚而入，建立了大清帝国。”

《论晚明“流寇”》，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历史的镜子》第一〇三、一〇五、一〇九页。

按：一九三四年，吴晗写了《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一文，向蒋介石献策消灭红军。一九四五年，他把这篇文章改头换面，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但仍留下一些痕迹。如劝蒋介石不要“杀鸡求卵”，即要“养鸡取卵”等等。

“我们……也尊重真正美国人民大众的尊重民主自由的愿望，和故罗斯福总统的永不能使人民忘怀的可爱的努力，……”

“我们不但欢迎曾经百战的民主战士，英勇的美军回国，……”

“为了保持百年来中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为了保持八年来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援助的充分感激的感激，……”

《正告赫尔利将军》，昆明《民主周刊》第二卷第十七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按：请看他本来的洋奴面目！

“至少要先做到行政的分和取消禁令，前二项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学生自然复课，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国家纲纪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增加，如果政府真是实行民主，……保证人民一切自由的绝对尊重，获得人民充分信任 and 尊敬，……”

本社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51号 电话挂号3838 电话中继线556361、551531 总编辑室551746 读者来信组555842 广告科552598 定价每月一元八角 今日六版 零售每份六分

那岂止解决此次的所谓“不幸事件”，人民还敢于以充分的信心保证此后不再有任何的类似事件发生。”

《论——一惨案与纪纲》，昆明《民主周刊》第二卷第二十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按：这完全是一副蒋介石帮凶的嘴脸！吴晗急于投出黑枪，改得匆匆忙忙，还留下了这副嘴脸的轮廓。

“其次我们要不嫌烦，不嫌费辞，再度向美国友人呼吁，中国的和平决定于美国人民。只要美国人民能够认识今天中国不幸局面之所以造成，立刻以全力制止美国政府，不许再供给武器设备，运输方便，以及借款等以任何从事内战的国家的，中国立刻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繁荣的道路，这不正是帮助了中国人民，不是帮助了马歇尔大使，也帮助了美国人民，因为只有在和平民主繁荣的中国，才能够成为美国所需要的市场。”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谈判中的双方，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决定今后历史的十五天》，上海《民主周刊》，第二十五期，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

按：原来所谓反美的“和平斗士”，实际上是出卖祖国的赔客；所谓反蒋，实际上是反共。

“根据过去的史实，谁都知道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二十年的作战经验，应该明白过去在江西那一小块地区，共产党那末有限的一点兵力，围剿五次，苦战十年还解决不了。今天的共产党比之那时候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更强大，除了美国的片面支持以外，并没有什么可操的胜算。这样一个对比，不是很明白的吗？国民党见利和利的人民是看得清楚的，没有党见利消灭了共产党，反之，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

“两党相持，人民受罪，愤怒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而且，退一步替国民党着想，……打内战的唯一后果是通货膨胀，政治更无法办，人民更痛苦，逃归归，为渊驱鱼，造成共产党的更强大，国民党的更没落，也是划算不来的。”

《论反内战运动》，上海《周报》第四十二期，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按：这是吴晗反共、反革命的铁证。

“说美国，美国，糟了，民主国家国的战争用笔，用口舌，谁的道理对，谁的话能实现，谁得人民拥护，谁就得胜。根本没有这一套（按：指暗杀）。……”

《论暗杀政治》，上海《民主周刊》第四十三期，一九四六年八月。

按：明明是美式民主的贩卖者，现在涂上一抹脂粉，企图把自己化装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者。但是本性难移，他还在美化美帝国主义。

“是与非之间无中立。”

“民主和反民主之间也绝不可能有中立。”

“人民完全站在民主的一边，坚决的要求民主，实现民主，不中立，绝对不中立。”

“民主和反民主之间无中立。”

“捉我则后，屠我则死”，在人民的辞典中，没有中立这一个名词。”

《论中立》，《中华论坛》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四六年八月。

按：是与非之间无中立！吴晗的“是”是什么，“非”又是什么呢？“民主和反民主之间也绝不可能有中立”！吴晗的民主是什么阶级的民主呢？吴晗的民主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翼的民主，吴晗的“是”，就是“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吴晗的“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一

此次的所谓“不幸事件”而已，还可以获得人民信任和尊敬。”

《投枪集》第七十六页。

“其次我们要不嫌烦，不嫌费辞，再度向美国人民呼吁，中国的和平是和是于美国人民有关系的。只要美国人民能够认识今天中国不幸局面之所以造成，是由于美国政府直接操纵中国内战，只要美国人民了解这一点，立刻以全力制止美国政府，不许再供给武器设备，运输方便，以及借款等以任何从事内战的国家的，中国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繁荣的道路。这样做，不正是帮助了中国人民，不是帮助了马歇尔大使，也帮助了美国人民，因为只有在和平民主繁荣的中国，才能够保证世界的和平。”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投枪集》第二三——二四四。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投枪集》第二三——二四四。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投枪集》第二三——二四四。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个可能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个“中间路线”的鼓吹者，在解放后又给自己戴上坚决反对“中间路线”的桂冠，“作伪舞弊”的胆子可谓大矣！

“由于内战的扩大，使人民的苦难加重加深，……较农民最后一滴血汗，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在前线相厮相杀，莫名其妙地死去。”

“民主在中国也象旁的东西一样，闹双包案了，有真民主，有假民主。人人自以为真，指斥对方的是假货，冒牌货。”

《怎么办》，上海《周报》第四十九、五十期，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按：这就是所谓“中间道路”，“第三条路线”！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